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梨魂 第九章 題影

日長如歲，人瘦於花。夢霞戰退病魔，脫離鬼趣，然僵臥數日，玉骨一把矣。病癒之後，對鏡自照，減盡舊日風神，手腳輕旋，坐立渾難自主。蓋病之起伏，雖為情之作用，而身軀實大受其影響。此日之夢霞已非復昔日腸肥腦滿時之夢霞矣。梨娘知其痊後尚需調養，勸其將息數日，暫緩赴校。恐一經勞碌，病或乘之復發，且仍為之延費醫，服一二滋補之劑，以消除積疾，彌補本分之虧。至於飲食一切，凡關於衛生者，尤非常注意焉。夢霞安之，而一種感激之私，真有印腦駭骨，流涕被面，欲圖報而不得者。

藥裹層層，爐煙裊裊。病中之藥，如石投水；病後之藥，如風掃葉。效力之有無，非藥為之，乃心為之也。夢霞服藥間眠，手一卷自遣，時或階前試腳，覺筋骨之舒暢，步履之輕健，已逐漸恢復其常態，惟畏風甚，不敢時出室門。空齋無侶，則與管城子相周旋，或吟短句，以寄遙情，或揮長幅，以傾積慕。而鵬郎則為之奔走於兩間，倏去倏來，如梁燕之碌碌。如是者十餘日，梨娘之待夢霞益誠，夢霞之感梨娘益切，兩情之熱度，至此竟驟增至沸點以上。

夢霞因病曠職，已周兩旬。屈指石癡行程，計時當已達目的地。海天縹緲，尚無片羽飛來，慰故鄉之舊雨。夢霞病中，石癡之父亦曾數遣人慰問。今病已大瘳，靜處一室，亦覺異常幽悶。明日決意投校補課，且擬先往石癡家見其父，一則謝病中慰問之意，一則詢石癡去後之情。預計已定，是夜就枕亦較早，蓋蓄力養神，以備明日之早行也。

黎明即起，盥洗畢，見為時尚早，恐為曉寒所中，不遽行。蹀躞室中，慕念老母，據案作書，備述客中近況，獨不及臥病事，蓋恐老年人聞之，深抱不安也。函封既固，呼僮攜去投諸郵筒。

亂鶯繞簷，歡騰萬聲，有何喜事報告主人？時壁上時計，已叮嚀十下。夢霞正鍵戶欲行，忽郵使遞兩函至，接而視其一，封面有「石癡自長崎發」字樣，大喜，急拆閱之。書中略謂：「弟此次東渡，海波不驚，眠食無恙，堪以告慰。惟今晨抵長崎，中途遇雨，行裝盡濕，備受旅行之苦。今擬在此盤桓數日，暫息征塵，計抵東之期，當在菰葉搏青，蒲芽懸綠時矣。」讀竟暫置一旁，再視其一，則函面字跡有突觸夢霞之眼簾，而足令其喜生望外者。

蓋書乃自閩中來，劍青所發者也。劍青於去年秋間隻身游閩，迄今已十閱月。夢霞行時，劍青固未知也。夢霞來錫後，曾次第發兩緘，迄未得復。今忽於意外飛來一紙，喜可知已。窺其內容，乃知劍青現於某署司文牘，近況尚佳，且言「定於五月下旬束裝歸裡，屆時正值吾弟暑假之期，可得一月晤對，俟秋涼時再定行止」。夢霞一讀一喜，預計與劍青握手之期不遠，久別弟兄，一旦聚首，其愉快為何如。欣慰之餘，神為之往，不啻已與劍青覲面交言，共訴別後情事。嗚呼，哀樂無常，隨時而變，外感之來，又往往不出以單獨，而與之重疊相遇。夢霞病時，未嘗不思兄憶友，而消息沉沉，杳無一字。今病方痊，好音雙至，此其中若有人焉為之播弄，而故使快意事，叢集於一時者。送來歡喜十分，卸卻離愁一擔。唐貫休有句云：「綿綿遠念近來多，喜鵲隨函到綠蘿。」夢霞此時之情景，其殆似之。

朝陽皎皎，含笑出門。一路和風拂袖，嬌鳥喚晴；兩旁麥浪翻黃，秧針刺綠。曉山迎面，爽氣撲人，遠水連天，寒光映樹，曉行風景，別具一種清新之致。煙消日出不見人，非身處江鄉，亦不能領略此天然佳趣。夢霞半月以來，蟄伏斗室中，久不吸野外新鮮空氣，悶苦莫可名狀，今日破曉獨行，野情駘蕩，傍堤行去，一路鮮明。喜事尚在心頭，好景盡來眼底，殊覺心胸皆爽，耳目一新。同一景也，失意時遇之，則見其可憐；快意時遇之，則覺其可樂。心理因時變易，而外物之感情，遂因之大異。夢霞此行，若非適當欣洽之餘，則草草勞人，茫茫前路，重負辜負，行色匆匆，正不知其道左■惶，當如何懊喪耳。

既入校，校中人咸來問訊，學生均趨前致敬歡呼，面有喜色，此可見與夢霞平日感情之厚矣。是校共有教員二人，一即李某也。石癡未行時，每日亦授課一、二小時，去後所遺鐘點均歸夢霞獨認。夢霞病假，全班課程由李一人庖代。李為新學界人物，頗染時習，與夢霞不甚相洽。且喜自炫己長，捏人之短。夢霞亦不與之較，特心鄙其人而已。李聞夢霞至，欣然就見。夢霞謝之曰：「小病數日，遂致曠職，勞君獨任，我心何安？」李謙遜畢，且曰：「幸君病癒，近日天氣和燠，風日晴朗，大好旅行之時，聞鵝湖各校成績甚佳，弟意擬於明日星期，率學生赴該處旅行，調查其成績之優劣，藉收觀摩之效。且時值初夏，萬綠叢生，隨地觀察，對景留連，亦可增進實物上之知識。特恐君新病之後，不禁跋涉，如許同行，實所深願。」夢霞諾之，散課後通知學生，約期於明日辰刻齊集。

鵝湖，錫屬一重鎮也。其地雖一村，而戶居之櫛比，商賈之輻輳，不啻具一都會之縮影。土著多華姓，族中人才輩出，多名於時。蓋所謂山明水秀之區，人傑地靈之域也。是鄉風氣開通較早，已辦各校，有果育學校，有鵝湖女學，有私塾改良之小學，叢爾一鄉，而各校林立，學務至為發達。且辦理無不合法，成績無不優美，求之錫金各屬，固不可再得，即求之全國各地，亦烏容數觀。其地與夢霞所任之校，相距約二十餘里，舟行半日始達，夢霞來錫後，久欲一覽鵝湖之勝，而苦無閒日，可鼓遊興，今假旅行之便，得以一償其宿願，故平日與李某意見不甚相合，今日提議旅行，頗贊成其說也。

次晨，夢霞早起到校，學生五十餘人已各新其衣冠，麇集以待。李某方飭校役，預備旅行所需之物。時已八時許，舟子亦來相催。夢霞曰：「往返四十餘里需時間甚多，到後又須延擱，若不及早就道，恐誤歸期也。」乃與李先率學生至操場，列隊報數，將平日所授旅行之種種規則及儀制，重加申述，令各堅憶。訓練畢，即整隊出。舟泊半里外，計共二艘。既至，兩人各挈學生二十餘人乘其一，旋解纜行。幸好風相助，帆飽舟輕，速率驟加，約十一時許，舟已雙泊於鵝湖之濱，時岸上人家正炊煙四起也。乃各率學生捨舟登岸，擬先赴果育參觀，問道以往。時正日高風小，路不揚塵。履聲橐橐，旗影翩翩，進退有序，步伐有章。道旁觀者，咸嘖嘖歎曰：「此蓉湖某校學生也，其精神之活潑，行列之整齊，非受良教師之教育，曷克臻此！」

果育為鵝湖最初之校，開辦有年，成效夙著。其中任事者，多學界名流、富於學識經驗之人。夢霞此行，得與彼都人士握手，心竊為之愉快。既至該校，學生整隊出迎，行禮畢，一面唱歡迎歌，一面唱參觀歌，以表敬愛之誠。旋散隊入室參觀。日已亭午，由該校留膳，飲饌甚精，學生群歌醉飽。膳畢略憩片時，即由該校學生列隊前導，赴各校參觀。一路軍樂悠揚，歌聲宛轉，蜿蜒如常山蛇，隨路幾折不絕，隨而觀者，途為之塞，嗚呼，盛矣！參觀既訖，時已薄暮，果育校長請同赴曠野，作拋球之戲。夢霞辭以時晏，遽起興辭，學生亦各興盡思返。各校學生復聯隊至江乾，歡送如儀。落日歸舟，中流容與，一帆風送，雙槳如飛，然到校時，亦已萬家燈火鬧黃昏矣。

學生各散歸其家，夢霞亦疲甚，乃別李歸寓。方入門，燈光中鵬郎迎面問曰：「今日星期，先生卻往何處尋樂，教人盼煞。」夢霞語以故，鵬郎不待言畢，即狂奔以去。夢霞入室亦不遑檢點各物，即向榻上和衣而倒，蓋終日勞頓，亟資休養矣。乃甫就枕，覺衾中有物，突觸胸際，冷如潑水。大驚，急以手撫之，黑暗中不辨為何物。移燭注視，乃鏡架一具，中貯影片。其觸膚生冷者，乃鏡面之玻璃也。再審視鏡中人，不覺心花怒放，肺葉大張，蓋鏡中非他人，即梨娘之影也。夢霞喜生望外，私念梨娘今日必獨自來館，留小影於衾中，以慰我相思之苦，何其用情之深而寄意之遠也。繼又念梨娘既來，以此相遺，此外必更有遺蹟可尋。此時夢霞已盡忘困倦，遽起攜燈就案，詳細檢視。啟匣則墨瀋猶存，拈管則毫尖尚濕，而遍案窮搜，未遺隻字。乃燭之地上，則見紙灰零亂，遍地皆是。撥之得未燼之紙角一，取而閱之，得七字曰：「悠悠人亦去如潮。」異哉！梨娘既就案作書，胡為而又焚之耶？既焚之矣，復於亂灰中留此七字，又何意耶？此悶葫蘆一時殊難以打破也。

倩影不留，餘蹤可玩。夢霞對此一角燼餘之紙，摩挲者良久，思索者又良久，終不得梨娘命意之所在。一天歡喜，化成一塊疑團，橫梗胸臆，不能放下。晚膳雖具，粒食不能下咽，而冥搜力索又久之。忽若豁然有悟曰：「今日休課，梨娘知我決不赴校，故特有心過訪，或別有所商，而不虞我有旅行之舉也。其所留之句，殊有人邇人遙之感，意若怨我不先告以行蹤者，而我亦深悔從李

生之言，隨同人之興，臨行又默不一聲，悠然而逝，致梨娘虛此一行。」思至此，不禁拍案狂呼曰：「大誤！大誤！不先不後，一去一來，大好良緣，輕輕錯過矣。」

閱者諸君，梨娘係出大家，今為孀婦，非蕩檢逾閒者可比。雖與夢霞誼屬姻親，不妨相見以禮，然親疏有別，內外有嫌，況於青天白日之中，效密約幽期之舉，縱不差自獻，寧不畏人言乎？梨娘雖戀愛夢霞，亦斷不致輕率至此。其來也，固先探知夢霞之不在也。然夢霞此時，方如癡如醉，決知梨娘有就見之心，而恨為旅行所誤，短歎長吁，若不勝其懊惱者，因賦詩二首以寄意。詩曰：

鵝湖泛棹偶從行，負卻慇懃訪我情。
湘管題詩痕宛在，紙灰剩字意難明。
室中坐久餘蘭氣，窗隙風過想■聲。
我正來時卿已去，可堪一樣冷清清。
暫駐芳蹤獨自看，入門如見步珊珊。
更勞寄語悲人遠，為覓餘香待漏殘。
命薄如儂今若此，情真到爾占應難。
青衫紅袖同無主，恨不勝銷死也拼。

夢霞吟畢，復取梨娘贈影，端詳審視。畫作西洋女子裝，花冠長裙，手西籍一冊，風致嫣然。把玩之餘，目不旁瞬。畫中愛寵，呼之不出，心忽忽若有所失，旋拓開鏡背，取出影片，又題二詩於其後：

意中人是鏡中人，伴我燈前瘦病身。
好與幽蘭存素質，定從明月借精神。
含情慾證三生約，不語平添一段春。
未敢題詞寫裙角，毫端為恐有纖塵。
真真畫裡喚如何，鏡架生寒漫費呵。
一點愁心攢眼底，二分紅暈透腮渦。
深情邈邈抵瑤贈，密意重重覆錦窩。